

吳祿貞遇刺始末

王 培 堯

天馬行空一代俊傑

民國元年二月，陸軍總長兼參謀部長黃興，給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，上了如次的一項呈文：

「竊維蕩滌中原，肇建民國，爲先祖復累世

之仇，爲後人造無窮之福，實赴義先烈，捐軀滴血，以有今日，起義以來，效命疆場，碎身沙漠，若將若士，更僕難數。而吳祿貞、張世膺、周維楨三氏者，爲同胞慘死，尤最悽愴，宜先撫卹者也。——查吳祿貞應照大將軍例，賜一時卹金一千五百元，遺族每年卹金八百元。張世膺照右將軍例，賜一時卹金一千一百元，遺族每年卹金六百元。周維楨照大都尉例，賜一時卹金九百元，遺族每年卹金五百元。擬請從先酌准，賜予三氏卹金，以爲我共和開國，報功酬庸之先表，宣示天下以不負忠烈之意。」



湖北三傑之一吳祿貞。

國父孫中山先生接到這項呈文以後，立即就援筆批示，批曰：

「查民國新成，宜有彰勛之典。吳、周、張三氏，當義師

甫起之日，即陰圖大舉絕彼南下之援，以張北伐之勢。事機甫熟，遽斃凶刃，疊被重傷，身首異處，死事至慘，而撫卹之典尙付闕如。該部所呈實屬深明大體，應准如所請，風示天下，此令！」

除了對於黃興所請全部照准之外，中山先生復於臨時大總統令中特地補述吳祿貞和他的僚屬：參謀張世膺、副官周維楨，在武昌首義之初功勛之卓著，死事的慘烈，具見孫先生對吳祿貞石家莊遇刺殞命的槍悼與惋惜。

在辛亥革命之際，吳祿貞是舉足輕重，够資格扭轉乾坤直搗黃龍的有力人物。當民國成立以後，他的遇刺而死，又造成國家民族無法彌補的損失。我們可以說，只要他熬得過辛亥九月十六（陽曆十一月六日）那一夜，一部中華民國開國史勢將改寫。

如天馬行空，慧星倏現般渡過他光輝絢爛，極不平凡的一生。這位湖北雲夢人吳祿貞將軍，他不幸身死的那一年，方祇三十二歲。

然而他已是聲勢顯赫，大權在握的滿清新軍第六鎮統制（師長），同時他也是中國同盟會的中堅份子，他爲國民革命親身參加過起義壯舉，也爲國家民族立過莫大的功勛，——奇跡般的利用

關外鬚匪，虛張聲勢，實行武力外交，從步步侵逼的日本軍閥虎口裏，挖出我國一大片肥沃的領土問島來。

吳祿貞不愧為文武雙全的英雄豪傑，他十五歲得秀才，十七歲中舉，作詩慷慨激昂，寫字雄偉豪邁，親友們咸以文學天才目之。但他却擅國術，好舞劍，潛心研究兵法，頗能深入堂奧。所以他十八歲時便獲得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青睐，派他到日本去留學，四年後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期騎科。在日本，他參加了與中會，嗣後又成為中國同盟會的革命健將。庚子（一九〇〇）拳亂，釀成八國聯軍之役，北京城陷，慈禧光緒倉皇逃向西安，大清帝國幾成無政府狀態。當時，孫中山先生在日本鎌倉召集同志，舉行會議，決定討日籌備起義，在珠江、長江兩流域，分頭進行。中山先生親自主持珠江方面，長江流域便授權吳祿貞和傅慈祥負責。那一年，吳祿貞的實足年齡只有二十二歲。

二十二歲的吳祿貞，就能够默察天下大勢，有所主張。他認為革命起義應先光復居天下之中的武漢，他曾慨乎而言：

「夏口兵衝要地，襟帶江河，依阻山河，左控廬淝，右連襄漢，南北二塗，有如繩直！一旦驟有變，則河洛震驚，南服均阻。又其人剽輕易發怒，可規以起事。」

他所謂的：「又其人……」，指的正是權傾朝野，望重中外的湖廣總督張之洞。吳祿貞能够規知張之洞性格上的弱點：「剽輕易發怒」，真是一針見血，察人入微。他認為張之洞可加規持

利用，作為工具傀儡，那一股目無餘子的凌雲之志，大有氣吞河嶽，踔厲風發的胸襟與氣概。

東三省之湖北三傑

他為了從事革命大事業，暫時輟學，潛回華中，聯絡會黨，運動長江各地獨立，而以安徽大通為舉義基地。可惜受了唐才常在漢口事洩失敗的影響，使吳祿貞的密謀起義，功敗垂成。由於清吏搜捕甚急，他必需迅速離開大通，但是他和隨從的四五位同志，身無分文，無法啓程。因此便由他設計，領頭，規了大通釐金局，得手一千兩銀子，分給隨從，逃出虎口。臨走時，還放一把火將大通釐金局給燒了。

抵達東京，完成學業，張之洞任他為將升學堂總教習，營務處幫辦。祿貞却積極從事革命工作，設立秘密機關，聯絡各地同志，使革命勢力日益浩大，反滿浪潮，風起雲湧。張之洞以次的滿清大吏，無不對他存有戒心。這樣長此以往不是辦法，吳祿貞便應黃興之邀，入湘籌設速成武備學堂，暗中訓練革命軍事幹部。可是抵湘未幾，清廷在北京成立練兵處，指名調用優秀軍事人才吳祿貞。他起先無意應召，不屑的說：

「為清廷練兵，何異助敵以力，贈盜以糧！」

但是，他左右的同志却極力贊成他入京任事，大家鼓勵他道：

「殷之興，伊摯在夏；周之興，呂牙在殷。不如乘機進用，攬北方兵柄，伺隙而動，入虎穴，得虎子，此正其時矣！」

吳祿貞如言去了北京，但却遭他的同期同學，滿州人，京旗練兵翼長鐵良之忌，多方排擠，使他鬱鬱不得志。吳祿貞便興起了遊歷西北，經營邊陲的壯志。他曾週歷陝、甘、蒙古，巡察邊防，按視戍卒。當日人兵臨圖們江，東三省告警，吳祿貞又被派任幫辦延吉邊務，卒能利用鬚匪，爭回已被日人侵佔的間島廣大地區。在邊三年，保境安民。當時，他又和士官同學張紹曾、藍天蔚，直接負責主持中國同盟會的遼東支部，成為東北新軍和革命同志的領袖。由於吳、張、藍都是籍隸湖北，一般的青年英銳，胸懷大志，因而被譽為東三省之湖北三傑。中國同盟會的北方革命，就靠他們三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

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吳祿貞在東北已陞任協統（旅長）兼督辦延吉邊務大臣。同年，他又被調回北京，以鑲紅旗蒙古副都統的名義，派為赴法、德兩國閱操委員。從歐洲回國以後，更獲得士官同期同學，另一位滿洲親貴，禁衛軍訓練大臣良弼的力薦，居然當上了新軍第六鎮的統制，駐防保定。因為他能革除積弊，善視袍澤，不但使第六鎮的軍容為之煥然一新，而且，他個人也獲得絕大部份官兵的愛戴和敬重。

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八月十九（陽曆十月十日），革命軍武昌起義，震撼全國。吳祿貞為了響應同志。亟謀一舉顛覆清廷，他迅即擬就了周密而偉大的計劃，利用他擁重兵坐鎮京漢鐵路要衝保定，奉召「南征」却又在石家莊頓兵不前，舉足輕重的地位，聯絡自東三省調到河北灤州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，和已在山西太原起義獨

立的士官後期同學閻錫山，組織燕晉聯軍，自任聯軍大都督，而以張紹曾督燕，閻錫山督晉。令張紹曾遣一支軍扼守密雲，預防宣統小皇帝往熱河逃竄，命閻錫山派一支人馬據守京漢鐵路黃河鐵橋，阻止袁世凱北返。然後，再由張紹曾和他自己，率二十鎮及第六鎮的主力，南北夾擊北京城。據革命先進，和吳祿貞同鄉同學，曾經親身目擊吳祿貞被刺事件的孔庚說：

「這個計劃，既不讓宣統逃往熱河，也不讓袁世凱回到北京。成功後，就廢宣統為庶民，通電全國，改國體為共和，請各省派代表到北京開會，選舉大總統，密議推舉國父。假使他不被害，這計劃定可成功，中華民國何至有後來許多災難呢？」

然而，就因為他參劾陸軍大臣蔭良督師無狀，縱部在漢口焚燒劫掠，又公然扣留清廷運往武漢前線的軍火子彈，再加上忠於清廷的直隸總督陳夔龍，截獲了他拍給張紹曾促請互相策應，進襲北京的密電，立即馳報清廷。於是清廷採用雙管齊下的陰謀，一面授吳祿貞山西巡撫，讓他和閻錫山之間產生矛盾。一面由軍諮府大臣載瀾，會同袁世凱子克定，用二萬兩銀子，和保證升官的誘餌，賄買曾被吳祿貞黜退的第十二協協統（旅長）周符麟、標統（團長）馬蕙田，前往石家莊車站，暗殺吳祿貞。

才大略疏烈士喪元

周符麟在啓程前往石家莊之前，曾經到北京清廷兵站總督部去要專車。正好被孔庚聞見，覺

出事有蹊蹺，他立即到石家莊去報訊，請吳祿貞小心防備。可是，吳祿貞却毫不在意的說：

「滿清氣數已盡，這些小孩子當權，有何足懼？」

孔庚遂將他到石家莊後所聽到的最新消息：

周符麟業已抵達石家莊附近某村，正在約集第六鎮部份軍官，密議不利於吳祿貞，全部告訴了他。這時候，吳祿貞方始有些懷疑，却是他仍坦然的說：

「這一層我也不怕。就算第六鎮有點靠不住，祇要到今天夜裏十二點以後，就什麼事都沒有了。」

孔庚連忙問他何以故？吳祿貞答道：

「今夜山西有十二個營開到石家莊，我可以立刻調他們來擔任守衛。」

然而，就在當日深夜十二時過後，晉軍猶未抵達，吳祿貞和參謀張世膺、副官周維楨，正在石家莊車站辦公室批閱公文。馬蕙田帶了隊官（連長）梁雲空、排長楊福魁、弁目蘇守魯、王澤宣等，暗地裏將他那間辦公室包圍，緊接着便由馬蕙田手持紅帖，揚言晉謁統制賀他陞任山西巡撫新職。吳祿貞意氣自豪，目無風輩，他在軍中向來不設警衛。馬蕙田入辦公室後跟他打了個千，嘴裏連稱恭喜，右手却拔出了暗藏的手鎗，吳祿貞一見他來意不善，偏偏自己向例隨身不攜自衛武器。急切無奈，只好繞着桌子跑了幾圈，便在這時他的胸部連中二彈，他仍負創奔往後門，可是後門口一擁而入幾條大漢，揮刀直砍，使他胸部、腿部俱受砍傷。凶手一陣亂殺，張世膺、

周維楨也因掩護吳祿貞而雙雙被害。吳祿貞傷重不支，仆地臥倒，凶手爲了邀功，竟割下了他的首級。

吳祿貞被刺慘死以後，他的辦公桌上正攤着一份由二十鎮統制張紹曾拍來的回電，文曰：

「電悉，願率所部健兒，以供驅策。」

因此，革命先進孔庚在抗戰期中，民國三十二年六月的某一天，和黨國元老張繼談起吳祿貞被刺的這一幕，曾經感慨萬千的說過：

「吳公真是一個雄才大略，辨才無礙的人物。尤其是識見過人，熱心愛國。假使他這次舉事能成功，袁世凱當時決不存在，北洋派也不至於禍國十幾年，可惜他才大而疏，稍欠謹慎，終究被人所暗算，功敗垂成。……自此以後，我與王家駒、李敏兩位同學，留在山西不能出來。山西革命失去吳祿貞這一支同情的友軍，日受清軍猛烈攻擊，以致娘子關一戰大敗，太原失守，閻都督和趙戴文二人徒手北走。……共和成立後，我隨閣公招致吳公家屬到太原來，爲吳公開弔。並爲吳公、張華飛（張世膺的號）、周幹丞（周維楨的號）營葬於石家莊。全國各省人士，素車白馬，千里來祭，真乃太原的一件大事。」

孔庚隨吳祿貞的忠骸一同到達太原，是因為晉軍在吳祿貞被刺後不久即告抵達。他們將吳祿貞的無頭屍首運回山西，給他做了一個木雕的頭，安上頸頸，然後收殮入棺浮厝。到民國二年十一月七日方始公葬之於石家莊，還爲他立了一座專祠，豎立碑誌。由於頻年前往謁墓致敬的人非常之多，吳墓與祠遂而成爲石家莊的一處勝迹。